

# 巴西历史概述

周世秀

巴西的历史是在一个巨大的舞台上展开的。巴西全称为巴西联邦共和国，地处南美洲东部，东濒大西洋，面积 854 万多平方公里，是拉丁美洲最大的国家，也是世界第五大国。巴西人口众多，人种复杂，到 2000 年全国人口已超过 1.6 亿，居世界第六位。其中白人占 54%，黑人占 6%，印第安人占 0.2%，余为混血种人，还有来自葡萄牙、意大利、德国、日本、波兰等国的大量移民以及华侨、华裔等等。因此，巴西享有“世界民族熔炉”之誉。

巴西地大物博，江河纵横，土地肥沃，雨水丰沛，大部分地区属热带和亚热带气候。巴西不仅盛产大豆、咖啡、蔗糖和可可，而且是世界主要矿产国之一，矿产资源极为丰富，铌、钽、钨的储量占世界第一位，铁的储量占世界第二位，锰和铝的储量占第三位，铀占第四位，还有储量可观的铬、锡、镍、黄金和白银。此外，巴西森林资源也很丰富，盛产红木、橡胶等，为世界第二大森林国。

巴西是第三世界中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1960 年代末、1970 年代初，“巴西经济奇迹”曾为举世所瞩目。目前，巴西的国民生产总值已居世界第十位。素有“咖啡王国”、“足球王国”之称的巴西，已被越来越多的人看成是“潜在的世界经济强国”。

然而，巴西是个只有 170 多年历史的年轻国家，发生在 18

世纪末、19 世纪初的巴西独立运动，为巴西登上世界历史舞台举行了奠基礼。1822 年巴西独立后，其国力和国际地位逐渐增强，如今已是资本主义世界居第八位的经济大国，并有很大可能成为联合国改革后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巴西是个颇具特色的国度，其历史的发展既与其他拉美国家相似，同时又表现出本国历史进程的独特性。

## 葡萄牙的殖民统治

巴西大地最早的主人是印第安人。在圣保罗州发掘的大量史前人类遗物说明，早在两万年前巴西就有人类存在。考古学家还在米纳斯吉拉斯州内地发现了 4000 年前的石窟壁画，上面绘有美洲豹、狢狢、鸟类和人物的形象。在巴西东南部的穆吉一瓜苏河沿岸，还发现了 1500 年前卡雅波族印第安人祖先住过的村庄遗址。据估计，在欧洲殖民者到达美洲时，巴西大约有 300 多万印第安人，分属于图皮一瓜拉尼、耶（或称塔普亚）、卡赖巴、努阿鲁瓦格等四个部落集团。他们在大西洋沿岸、巴西高原一带繁衍、生息，渔耕狩猎，过着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原始公社制生活。

印第安人对巴西的历史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他们的语言曾在巴西广泛流行，直至 17 世纪，图皮语还是巴西大部分地区的共同交际语言；巴西许多湖泊山川和动物植物都是以印第安语命名的；他们培植的木薯、玉米和大批热带水果，至今仍是巴西人民的重要食物。印第安人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巴西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后来，由于欧洲殖民者的入侵，才打断了印第安人历史发展的进程。

最早到达巴西海岸的欧洲人是一些西班牙水手。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西班牙水手平松于 1500 年 1 月 26 日到达巴西伯南布哥

沿海的圣阿古斯蒂尼奥角，并扬帆西行到了他称之为“甜海”的亚马孙河河口。但是，最早在巴西登陆并把巴西同旧世界真正联系起来起来的，是葡萄牙贵族卡布拉尔率领的一批葡萄牙水手、商人和传教士。

1500年3月8日，葡萄牙王室装备的一支大型探险船队在卡布拉尔率领下出航，船队在大西洋南下，行至非洲西岸佛得角群岛时遭遇风暴，在赤道洋流和海风的作用下漂向了遥远的西方<sup>[1]</sup>。4月22日下午，卡布拉尔遇见陆地，陆上有一圆形高山，山下一片树木，象一排排高耸着的十字架，葡萄牙人遂把这个地方称为“圣十字地”，这是巴西最早的名称。次日，舰队的船长乘小艇在特伊河口靠岸，第一次见到当地的印第安人。24日，葡萄牙人向北航行，在今天巴伊亚以南320公里处的塞古罗港登陆，竖起刻有葡萄牙王室徽章的十字架，以葡王的名义宣布对“圣十字地”的所有权，并由同行的恩利克神父做了第一次弥撒。从此，巴西便正式沦为葡萄牙的殖民地。

恩格斯指出：“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印第和整个远东寻找的是黄金”，“黄金是白人刚踏上一个新发现的海岸时所要的第一件东西。”<sup>[2]</sup>卡布拉尔以及其后几批到达巴西的探险队都曾四处寻找金矿，结果却大失所望。但他们在巡行巴西海岸时，发现了一种名贵木料，从中可以提取当时欧洲市场紧缺的红色染料，这种染料艳若炭火，葡萄牙人便依葡语“炭火”之音“巴萨”，把这种树木称为“巴西”。新大陆开拓之初，“巴西木”成了当地唯一特产。久而久之，“圣十字地”也便被人们习惯地称为“巴西”了。

葡萄牙占领巴西之后，便把已在欧洲开始衰落的封建生产关系移植过去，并在此基础上发展起对印第安人的奴役制度。1530年，葡王若昂三世委派大贵族马丁·阿丰索·德·索萨率领400名

移民和少量非洲黑奴带着牧畜、种子移居巴西，兴建了圣维森特（今称圣多斯）、皮拉蒂宁加（今称圣保罗）等殖民据点。1534—1536年间，王室又把巴西划分为14块封地，分给12个大贵族进行全权统治。后因各封建领主割据一方，尾大不掉，王室为了加强对巴西的直接控制并抵抗法国的侵扰，于1549年在圣萨尔瓦多城（今巴伊亚州首府萨尔瓦多）建立了总督府和主教区，统一管辖各封地，对印第安人实行全面的、超经济的奴役和剥削。

当时，印第安人主要被用于伐木。葡萄牙人无止境地压迫他们，折磨他们，强迫他们象牛马一样做苦工。对于不愿屈服的部落，如塔普亚族、塔拉莫姆贝塞族印第安人，则进行灭绝性的大屠杀。面对凶残、野蛮的殖民者，印第安人不得不奋起反抗。1555年，伯南布哥附近的印第安人举行了反葡暴动。1558年，艾莫雷族印第安人联合其他部落一道将葡萄牙人逐出伊列乌斯和塞古罗封地。1563年，圣保罗、圣萨尔瓦多等殖民据点被塔摩犹人团团包围，陷入饥荒的葡萄牙人不得不向印第安人求和。在南方反殖斗争中，涌现出了酋长库尼亚姆贝等一些机智的领导人，打得殖民者闻风丧胆。印第安人的英勇斗争，在巴西历史上留下了灿烂篇章。

殖民者血腥的讨伐，使印第安人人口锐减。从1531年起，印第安人土著即开始走向消亡过程。在殖民时期的第一个世纪，竟有200万印第安人死于非命，尚存的印第安人大多逃进了深山野林。可恶的殖民强盗又组织了“班德拉队”<sup>〔3〕</sup>，带着恶狗四处搜捕印第安人。但在沿海甘蔗种植园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下，殖民者仍然感到劳力不足，便开始从非洲大量贩运黑奴。从1532年第一批黑奴正式输入巴西算起，到1585年，巴西已有黑奴14000人，占当时已开拓地区人口的四分之一。到17世纪末叶，黑人数目迅速增加到35万人。据统计，至1850年巴西正式废除

奴隶贸易为止，贩运到巴西的黑人达 700 万。他们的大多数来自大西洋彼岸的几内亚、尼日利亚、安哥拉，少数来自东非的莫桑比克。

黑人对推动巴西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种族、文化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是，从贩奴船这种“浮动棺材”中侥幸活下来的黑人，到达巴西后无异于又进了“人间地狱”。他们被称为“会说话工具”，遭受着残酷的奴役与种族压迫。当时在巴西种植园主中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对待黑奴只须施行三个“P”，就够了，即葡萄牙语中的 pao（面包）、pau（棉布）、pau（棍子），面包用来糊口，棉布用于遮羞，棍子用以驱使黑奴干活。在监工的皮鞭下，黑人从早到晚当牛作马，有时还要受到“鳊鱼鞭”、“九日斋”<sup>[4]</sup>之类的惩罚，甚至被切断手足，扔进火堆活活烧死。在残暴的种族恐怖和过度劳累的折磨下，黑奴的存活率仅为 4.5%，到巴西后平均寿命不过七年！

不堪虐待的黑人从未停止过斗争，他们有的以自杀表示反抗，更多的人则打死监工、烧毁种植园逃亡。1570 年，在巴伊亚地区发生了巴西第一次重大的黑奴暴动。此后，黑人起义此伏彼起，接连不断。后来，逃往丛林的黑人建立起叫做基隆博的逃奴堡。从 1630 年开始，东北部的逃奴纷纷避往阿拉戈斯地区巴里达山脉的原始棕榈林中，逐渐建立起一整套严密设防的村寨“穆坎巴”，形成美洲第一个黑人“国家”——帕尔马雷斯共和国，亦称棕榈林共和国。在这里，勇敢、机智的黑奴赞比领导数万黑人耕战结合，粉碎了葡萄牙殖民军和荷兰侵略军的数十次围剿，用弓箭、长矛等原始武器坚持斗争长达 65 年，谱写了巴西黑人斗争史上气壮山河的一页。

随着巴西的逐步开拓和经济的缓慢发展，殖民地同宗主国的

分歧日益扩大。一些土生白人和混血种人，也开始参加反对殖民当局贸易政策的斗争。1660—1666年，在里约热内卢、累西腓发生了居民反对葡萄牙政府歧视政策的活动；1684年，马腊尼昂商人反对贸易垄断举行了贝克曼暴动；1710—1711年，在伯南布哥出现了富有阶层要求自治的运动；1712年，巴伊亚商界进行了反对食盐专卖的斗争……印第安人、黑人、土生白人和混血种人的这些斗争，织成了独立运动之前巴西反殖斗争的图景。

在殖民地巴西，阶级关系犹如层次分明的阶梯。居于阶梯顶端的是所谓雷诺人，即在葡萄牙出生的“王国人”；地位次一等的是土生白人；阶梯的下一等是印欧混血的玛梅洛科人、黑白混血的姆拉托人以及黑人与印第安人混血的卡佛佐人；印第安人奴隶和纯种黑人处于社会最低层。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无论是印第安的起义还是商人集团的抗税斗争，无论是黑人奴隶的暴动还是土生白人的分立运动，它们反映的只是特定的种族集团和社会阶层的比较狭隘的利益，并没有把自己的愿望同整个殖民地的解放结合起来，未能汇合成各地区、各阶层人民统一的反殖革命洪流，因而均被殖民当局各个击破、残酷镇压下去了。但它们或多或少地打击了葡萄牙的殖民统治，推动了巴西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独立运动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 发现黄金后的斗争

在对殖民地人民血腥镇压的同时，葡萄牙逐步确立了在巴西的封建君主政体和奴隶制度。与西班牙美洲相比，巴西的社会经济有其显著的特点。其一是殖民前期在巴西没有发现象位于上秘鲁“波托西银山”那样的矿藏，巴西经济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以农业为主。其二是因糖业的发展，巴西很早就盛行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大种植园制度。巴西一些种植园主霸占的土地多得惊人，

有个种植园比葡萄牙本土还要大；而在亚马孙河流域的另一个种植园竟相当于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总面积！各个种植园都有自家的作坊、银行、堡垒、教堂、学校、商店和医院，还豢养着一支被称为“卡潘加”的武装力量，俨然一个完整的小王国，而种植园主就是“土皇帝”。他们所从事的农业，最初是滥伐巴西木，以后是生产蔗糖，主要以欧洲市场的需求而转移。因此，16、17世纪巴西的社会经济发展得极为缓慢。

1693年，圣保罗捕奴队员安东尼奥·罗德里格斯·亚尔藏等人在内地的特雷普伊（今奥罗·普雷托）发现了巨大的黄金矿藏。黄金，吸引着千千万万舍命求财的人。一时间，沿海地区的商贩、教士、工匠、士兵成群结队涌入内地，甚至一些庄园主也离开庄园带领奴隶赶往矿区。巴西历史上的“黄金热”开始了。

黄金热搅起了殖民地巴西的一潭死水，引起社会经济一系列新的变化。首先，它使葡属美洲面积大大扩展，奠定了今日巴西的疆域。按照1494年制定的“教皇子午线”<sup>[5]</sup>，葡萄牙只领有从今日巴西北部的贝伦与南部圣卡塔林纳州拉古纳市的连接线以东的土地，大约为380万平方公里。但是，黄金热兴起后，沿海的居民惑于发财的机遇，翻过海岸山脉，穿越圣弗兰西斯科河，跨过教皇子午线，涌进了以往只是冒险家浪迹的内地。1719年、1722年，淘金客又在现今库亚巴、戈亚斯一带发现了金矿，使得采矿大军进一步向中西部迁徙。1729年在塞罗一弗里奥（今迪亚曼提纳）发现钻石的喜讯，则吸引了更多的人闯进了南美洲这一心脏地区。伴随着淘金客的足迹，中西部、中南部辽阔的土地都被纳入了葡萄牙的殖民范围。1750年，西、葡两国在马德里谈判重新划分美洲殖民地时，葡萄牙当仁不让地把中西部、中南部5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算成自己的属地，为巴西争得了同现今版图差不多的面积。1763年，殖民地首府从萨尔瓦多迁至靠

近矿区的里约热内卢，南、北巴西达到了统一。

黄金热不仅使巴西居民涌入内地，还造成了葡萄牙人、非洲黑人向巴西的大迁移。以前，由于葡萄牙拥有富裕的东方领地，向巴西动员移民非常困难。在 1556 年，即占领巴西 50 多年后，仅有 3000 个白人迁来；直到 17 世纪末，巴西也只有 2 万个葡萄牙移民。发现黄金的消息传来，葡萄牙到处是寻金的喧闹声，人们纷纷离开居民稠密的米尼奥和杜罗等地区，汇成浩浩荡荡的移民大军流向巴西。据统计，在发现黄金后 100 年间，移居巴西的葡萄牙人多达 80 万。

不过，巴西人口迅速增加的主要来源是非洲黑人。黄金热兴起后，矿区急需劳力，奴隶身价暴涨，奴隶贸易在巴西达到了顶点，被贩运到巴西殖民地黑奴，每年平均达到 5 万。由于缺乏足够的船舶运送黑奴，葡属非洲各个殖民地要求建造大船的报告象雪片一样飞到里斯本王宫。黑奴和葡萄牙人大量移入，使巴西的人口成倍增长。黄金热之前，巴西只有二、三十万人，在黄金热时期便增加到了 200 万，到了 18 世纪末则达到了 335 万，开始超过了宗主国的人口。与此同时，在采矿大军辗转中西部崇山峻岭的时候，葡萄牙人、非洲黑人和印第安人相互接触更为频繁，加快了种族融合的步伐。

然而，黄金热对巴西的最大影响在于它使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开始发生变动。以往，巴西只是种植园主的一统天下。黄金热兴起后，被金、银、钻石弄得眼花缭乱的一些种植园主干脆丢弃庄园，带着奴隶跑到内地当上了矿业主。巴伊亚、伯南布哥不少庄园主则趁奴隶身价暴涨之机专事奴隶贸易，变成了贩奴商。更为重要的是，采矿不像办种植园那样必须有充足的资金、大块的土地和众多的奴隶。无论何人，只要他有一把铁镐和一个筛子，能够找到金银宝藏的地方就可以工作。因此，尽管饥馑、流行疾

病和“恩博阿巴”<sup>[6]</sup>那样的流血争斗不知夺去了多少人的生命，但由于黄金储量丰富，且易开采，中小矿业主、承包人、奴隶商还是成批地出现在黄金和钻石产地。此外，因矿区衣食住行所需，各种工商业者应运而生，这样，在巴西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当地资产阶级。

巴西当地资产阶级在矿区和一些中心城市兴办了成批的纺织、造船、帆布、制绳、炼铁、制瓦等手工工场。在里约热内卢，仅首饰工匠就有 1100 多个。为了向矿区提供食品和役畜，商人来往于内地与巴伊亚、圣保罗、巴拉那的“新路”上，沟通了殖民地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使巴西国内市场开始逐步形成。在国内经济联系逐渐加强的同时，外贸也日益扩大。1770 年，棉花首次出口，咖啡第一次外销。不久，巴西输入宗主国的产品，已占葡萄牙进口总值的一半。“市场是资产阶级学习民族主义的第一个学校。”<sup>[7]</sup>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共同经济地域的出现，巴西居民开始有了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文化，由白人、黑人、印第安人、混血种人融合而成的新民族业已出现在南美大陆的东方。

黄金热推动着巴西内部经济的发展，自然引起了殖民地同宗主国矛盾的尖锐化。当时，葡萄牙这个曾经称霸海洋的强国已处于江河日下的境地。在丢掉休达、阿曼、特别是在印度的属地后，葡萄牙王室把巴西看成是其国库的主要财源。发现黄金的消息刚刚传出。王室便急忙伸手来攫取巴西的宝藏。它在矿区设置了直接听命于里斯本“海外事务院”的矿业管理处，并规定所有采金者均须将所得黄金的五分之一上缴王室。为了制止黄金走私，1720 年，王室又下令在矿区设置铸金厂，将上缴的黄金抽税后铸成带有王室印记的金条，只准许这种金条在市面流通。王室还规定，采得的金钻石必须集中到里约热内卢，租用王室的船

只启运，运费为金刚石价值的十分之一。在殖民当局的重压下，巴西的黄金、钻石源源不断地流向里斯本。与此同时，王室加紧了对整个殖民地人民的剥削。食盐、肥皂、烟叶、酒精等生活必需品均由王室专营；橄榄油、稻米、纸张、船只等葡萄牙能生产的物品，一律禁止巴西生产，宗主国垄断了巴西的全部对外贸易，而且只能在里约热内卢、累西腓、马腊尼昂等几个港口进行。而巴西人经营任何商品、进行任何交易都要缴纳重税。为了推销宗主国的商品，巴西总督甚至拒绝接见不穿葡萄牙服装的人。由于殖民当局竭力阻挠巴西民族经济的发展，直到 18 世纪末，巴西仍没有统一的币制，一些地方甚至以成包的糖作为交换手段；整个巴西没有一所高等学校，也没有一个印刷厂。

葡萄牙王室的苛刻政策，使殖民地同宗主国的矛盾迅速激化。沉重的苛捐杂税和禁制措施，不仅使下层人民陷入更加悲惨的境地，也引起了新兴资产阶级和庄园主的强烈不满。在黄金热时期勃兴的民族经济受到严重阻碍的情况下，巴西各阶层人民开始有了摆脱殖民统治的共同愿望。

18 世纪美国独立战争给欧洲中产阶级敲起了警钟，也惊醒了整个拉丁美洲，激发了巴西人民的民族意识。当时，留学欧洲的巴西青年已经把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带进殖民地，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潜流，慢慢注入了巴西民族的血管。随着殖民地内部生产力的发展和宗主国禁制措施的加强，巴西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印第安人、黑人和下层混血种人同庄园主阶级、当地资产阶级的矛盾逐渐隶属于反对葡萄牙殖民统治的共同斗争，巴西民族同宗主国的矛盾已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反对葡萄牙把巴西当成“奶牛”、“宝库”任意榨取的思想，已变成整个巴西人民的共同心理。这样，殖民地各阶层人民开始把自己的愿望逐步同国家的独立解放结合在一起了。

巴西青年知识分子在独立运动中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留学生们把美国《独立宣言》等书籍带回巴西，开阔了殖民地人民的心胸；他们回国后举办“哲人会”等学术团体，为独立运动大造舆论。1769年，青年诗人若泽·巴济利奥·达伽马发表无韵诗集《乌拉圭》，以西班牙人灭绝印第安人的战争为题材，影射葡萄牙人对巴西的种族奴役。不久，贡扎加又写成《智利信筒》，假借揭露所谓智利州长米内西奥，谴责千夫所指的暴君、当时的巴西总督梅莱泽斯，引起了巴西人民的强烈共鸣。在北美独立战争取得胜利后，有的巴西青年学生希望美国能够帮助巴西争取独立解放。在法国蒙特伯利大学学医的巴西青年若泽·若阿金·达马亚曾两次致函当时美国驻法使节杰弗逊，要求美国援助他的“不幸的祖国”，使之解除奴隶制度的桎梏。1787年3月19日，达马亚还与杰弗逊在法国中部的尼姆城秘密会见。但是，鉴于当时的美葡关系，杰弗逊对达马亚虚与委蛇，满口外交辞令，使达马亚非常失望。

## 独立运动的先驱

米纳斯地区盛产黄金，“黄金热”就是从这里兴起的，由于黄金以及钻石、铁矿的蕴藏十分丰富，人们把这个地区称为米纳斯吉拉斯——意即“总矿”。早先，米纳斯人迹罕见。18世纪初叶，由于数以千计的淘金客蜂拥而至，使这里的人口急剧增加，到1730年已有四万人；1776年，又增至32万，成为巴西人口最多的地区。据统计，在矿业周期，米纳斯地区共出产黄金777500公斤，占整个殖民主产量的四分之三以上。在采矿业的推动下，食品、纺织等地方工业得到明显的发展，有些人还准备用本地的煤和铁矿筹建巴西第一座冶炼厂，并集资筹办第一所医学院。由于工商活动比较频繁，出现了里卡镇、迪亚曼提纳、莫

尔特斯等一批城镇。当时米纳斯的首府里卡镇俨然象个大都市，无论从人口、财富、文化、军力来说，都超过了拉丁美洲其他城市。在里卡镇聚集了一批从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和文化名人。其中有著名诗人佩肖托、贡扎加，殖民时期最伟大的雕塑家安·弗·里斯博阿，以及混血种人、著名的作曲家戈麦斯·达罗沙。

米纳斯地区乃至整个巴西的发展，与当时宗主国内的政治局势也有一定关系。1750年，葡王若泽一世登基，任命卡瓦略—梅洛（后称庞巴尔侯爵）为首相，开始了史称“庞巴尔改良”的时期。受其影响，巴西殖民地取缔了宗教裁判所，增设了初等学校，并废止了不准在巴西创办手工工场禁令，客观上有利于巴西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到1777年守旧派头目玛丽娅一世上台后，贵族和天主教反动势力立即对“改良”反攻倒算，严令关闭巴西当地的所有工场，恢复食盐专卖，切断殖民地内部各地区间的经济往来，并下令尽早收缴拖欠的黄金税款。

葡萄牙王室的倒行逆施，对企业较多、人口集中的米纳斯地区压力最大，特别是强征黄金伍一税，更是明火执仗似的抢劫。1760年以后，由于矿源逐渐枯竭，税金逐年拖欠，到1789年已达596阿罗巴（1阿罗巴约等于15公斤）。如此大量的黄金，要居民分摊、限期上缴，这一下子就把米纳斯居民推入了绝境。一时间，不少矿业主的奴隶被没收，一些商人的金银首饰被抢走，下层人民更被重税压得叫苦连天，家破人亡。

宗主国同殖民地的尖锐矛盾，触发了米纳斯反葡密谋，把独立运动的先驱蒂拉登特斯推到了巴西历史潮流的前列。

蒂拉登特斯本名若阿金·若泽·达席尔瓦·沙维尔，1746年8月13日生于米纳斯地区圣若泽镇（今蒂拉登特斯市）附近的一个小庄园。他的父亲是个不太富裕的土生白人，曾在市政会供

职。达席尔瓦·沙维尔是一个出色的牙医，且品行高洁，慷慨大方，人们都亲切地叫他“蒂拉登特斯”，即拔牙师。蒂拉登特斯爱好广泛，行医之余还钻研建筑设计，并具有一定的矿业知识。

1777年，蒂拉登特斯在经商中碰了壁，不得不投军到驻守矿区首府里卡镇的龙骑兵团。该部主要负责在矿区缉私。根据勤务需要，他经常奔波于内地城乡，加深了对巴西贫穷状况的了解。1780年，蒂拉登特斯当上了少尉军官。但在此后的四次晋级机会中，比他军龄短、军功少的葡萄牙人都步步高升，而他却因是土生白人而一再失意。

为了探求真理，蒂拉登特斯刻苦学习英语、法语。他有一本极为珍贵的法语字典；后来又弄到一本美国的《独立宣言》，并将它精心译成葡文。在先进思想的熏陶下，蒂拉登特斯由一个热情的爱国者转变为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他到处向人们宣传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并把《独立宣言》带在身边，一有机会便进行宣讲，表达出他“对如花似锦的共和制度的向往”。

1787年3月2日，蒂拉登特斯为了联络同党，利用参加设计首府供水工程之机来到里约热内卢。不久，他结识了若泽·阿尔瓦雷斯·马西埃尔。马西埃尔是留学英国的米纳斯人，在欧洲时加入了共济会组织，回国途中还到过美国，也憧憬在巴西建立起民主共和制度。共同的政治思想，使两人一见如故，遂成莫逆。马西埃尔介绍了欧洲的革命风潮，使蒂拉登特斯极为振奋；蒂拉登特斯叙述了米纳斯地区逼税的可怖情景，使马西埃尔忧心如焚。他们决定在殖民当局强行征税、官逼民反之日发动起义。两人的这次会见，标志着米纳斯密谋正式发端。

1789年初，米纳斯督军巴塞纳决定用武力征税。消息传出，民怨鼎沸。蒂拉登特斯和马西埃尔等人迅速行动起来，召集密谋者制订起义纲领和行动方案。会上，维埃拉神父提出君主立

宪制的主张，遭到蒂拉登特斯等人的强烈反对。蒂拉登特斯力主以美国为榜样，独立后建立共和制。经过讨论，制定了起义纲领，主要内容有：同葡萄牙决裂，建立共和国；兴办各类工厂，允许贸易自由；组建巴西民团，实行义务兵役；发展世俗教育，在里卡镇设立大学；奖励生育，救济多子女家庭；定新首都于内地的若昂·德雷伊镇。蒂拉登特斯还提出了废奴的条文，因意见分歧，最后一致决定建国后首先采取措施改善奴隶处境。在制订行动方案时，蒂拉登特斯主动承担了最艰巨的任务，即击溃总督卫队，活捉巴巴塞纳子爵。蒂拉登特斯还满怀激情地为新的巴西国家设计了国旗，旗上将书写有名的拉丁诗文：“自由虽来迟，亦比没有好。”会后，蒂拉登特斯立即驰赴里约热内卢，通知各大城市的同党策应起义。

揭竿而起的时刻就要到了。但就在起义准备工作加速进行的时候，密谋组织中出了叛徒。1789年3月15日，白人军官雷斯向当局告了密。雷斯原是从葡萄牙到巴西来的淘金客，因挥霍无度而拖欠了大量债务，便想用革命者的头颅邀功领赏。总督闻报大惊，立即下令暂缓征税，并逮捕所有密谋分子。5月10日，蒂拉登特斯在里约热内卢市拉托埃罗大街一个工匠家中被搜出，被关进了科普腊岛上的监狱。参与密谋的另外30多人也被捕，一起押到首府接受审讯。

蒂拉登特斯被捕后，表现了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1792年4月21日清晨，蒂拉登特斯被处死。

## 伯南布哥大起义

米纳斯密谋虽被扼杀，但独立运动的火种却未熄灭。蒂拉登特斯就义后不久，在巴伊亚又出现了新的共和密谋。参与这一活动的多为下层群众，而且领导人中有两名成衣匠，因此被称为

“裁缝革命”。巴伊亚是葡属美洲殖民地的旧都，那里聚集着大量的工匠；该城又是距离欧洲最近的港口，容易受到欧洲革命思潮影响。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这里出现了巴西第一个共济会组织——“播火骑士社”。米纳斯密谋被镇压后，殖民当局加强了对巴西人民的压制和剥削。这时，共济会组织中的裁缝若昂·德·德乌斯和士兵路易斯·贡萨加等人正在秘密策划，准备起义。

1789年8月12日早晨，巴伊亚的街头和大教堂门口出现了一些标语，上面写着：“起来！巴伊亚人民，争取自由、幸福的时刻已经来临！”殖民当局立即追查，并逮捕了路易斯·贡萨加。德乌斯等见事已泄露，仓促发动起义，攻打殖民机关。但由于力量过于悬殊，起义很快被血腥镇压下去，其领导人均被绞死，不少参加者遭到流放。

同米纳斯密谋相比，巴伊亚裁缝革命具有广泛的人民性。参加起义的不仅有大量手工业者，还有一些士兵和黑奴。起义者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废奴的纲领，这说明独立运动已进一步深入到了巴西民众之中。

19世纪初，拉丁美洲革命形势普遍高涨，巴西人民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也一浪高过一浪。1806年，圣保罗的黑奴曾揭竿而起。次年5月，巴伊亚又出现了黑人的武装密谋。1809年，黑人秘密团体“奥霍格博”发动的起义曾打退政府军的多次进攻。1813年，巴伊亚600多黑奴拿起武器向奴隶主发起猛烈进攻。与此同时，迁往内地的博罗罗人、阿帕卡人、瓜伊阑鲁人等印第安部落，对殖民当局的蚕食和围剿也进行了长期英勇的斗争。在西班牙美洲独立战争兴起后，巴西各阶层人民的反殖斗争也进入了高潮，其标志是1817年发生在东北部的伯南布哥大起义，它是对葡萄牙王室迁居巴西后加强殖民统治的反击，也是巴西独立的总演习。

王室远迁巴西是由于当时欧洲的政治形势造成的。1807年冬，伊比利亚半岛战云密布，葡萄牙因拒绝参加拿破仑的大陆封锁体系，遭到法国的武装入侵。葡萄牙摄政王子若昂带领王室贵族和政府官员，在英国舰队保护下出走巴西。次年1月24日，王室在巴伊亚登陆；3月8日，抵达里约热内卢。这样，巴西暂时成了葡萄牙殖民帝国的中心。

王室迁到巴西，引起这块殖民地的一系列变化。在巴西实行中央集权制，取消了最后几块封地，将行政管理改为省制。为了满足达官贵族消费需要，同时，为了安抚当地的统治阶级——大庄园主和新兴资产阶级，王室于1808年1月28日宣布开放巴西的港口，允许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4月1日，又颁发了企业活动自由的敕令。后来又采取了鼓励外侨入境、改善交通邮政、发展文化教育等措施，客观上促进了巴西的统一、国内市场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1815年12月16日，王室决定成立“葡萄牙—巴西—阿尔加维联合王国”，形式上给予巴西“王国”的地位。

但是，所有这些并没有丝毫改变巴西的殖民地性质。恰恰相反，巴西民族的苦难却有增无减。葡萄牙大批王室军队的到来，强化了宗主国镇压巴西人民的力量，王室与其庞大的行政机构的巨额开支，变成沉重的捐税负担，全部压到了巴西人民头上。旧的什一税没有停止，又加上新的市政什一税；还有名目繁多的企业税、盐税、土地税、海关税、养路费以及文化捐、银行捐等，搞得巴西各阶层人民喘不过气来。当时，里约热内卢较好一点的房子全被王室贵族、政府高官霸占了，这引起大庄园主阶级的强烈不满，特别是1810年葡王室同英国签订《贸易航海条约》和《友好结盟条约》后，确立了英国对巴西市场的垄断地位，大量享有特惠关税的英国商品如潮水一般流进巴西，使当地工业备受摧残。此外，大庄园主还对“王国人”占去殖民地所有的高级官

位而愤愤不平。自由居民的遭遇尚且如此，下层人民的命运就更加悲惨了。由于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王室开支不断扩大，对于奴隶和非奴隶劳动群众的盘剥日甚一日。1809年、1816年，葡萄牙王室分别派兵侵占了法属圭亚那和西属殖民地“东岸省”（今乌拉圭）。庞大的军费开支更加重了巴西人民的负担。由此可见，王室的迁人，加深了宗主国同巴西殖民地各阶层人们的矛盾，伯南布哥大起义就在这种情势下爆发了。

伯南布哥省位于巴西东北部沿海，首府累西腓。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这时较早地建立了一些巴西共济会的组织，如“伊坦贝哲人会”、“奥林达学社”等。在这些共济会中，饱受民族压迫的商人、教士、军人、工匠结合在一起，热切地期望着社会变革。葡萄牙王室迁来后，当地人民同巴西全国人民一样，陷入更加悲惨的境地。他们同“王国人”的对立情绪日益强烈，葡萄牙人辱骂巴西人为“山羊”，累西腓居民就把葡萄牙人叫作“粗鲁的水手”和“癞皮狗”。伯南布哥人民本来就被沉重的税捐压得难以活命了，而1816年又逢大旱，田地荒芜，饿殍遍野。巴西共济会组织看准这个时机，第一次正式走上政治舞台。共济会成员、商人多明戈斯·若泽·马丁斯和下级军官若泽·德巴罗斯·利马（绰号“皇冠狮”）等人决定立即组织反葡武装起义。

但是，事发之前，密谋活动被殖民当局侦悉，伯南布哥省督蒙特内格罗下令逮捕涉嫌的军官和商人。1817年3月6日，马丁斯被捕。但是，当葡军头目卡斯特罗带人逮捕德巴罗斯·利马时，遭到了这个“皇冠狮”的反抗，卡斯特罗当场被刺死。省督闻讯，又派其副官率队前往镇压，强行捕人。被殖民当局激怒的下层军官趁机率领巴西民团起义，打死了省督的副官。士兵的行动得到了各阶层人民的支持。第二天，许多混血种工匠、商人、居民同士兵一起涌上街头，高呼“独立万岁！”“自由万岁！”随